穿黑呢子大衣的新娘

薛舒

对于过年,从小到大记忆最深的,便是参加亲友的婚礼。倘若说人生最重要的三大主题活动是出生、结婚、死亡,那么,唯有婚礼,是可以由自己做主选择时间的。

记得最早的婚礼,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那些姨妈和舅舅,出嫁的出嫁,娶媳妇的娶媳妇,婚礼几乎都是在春节举办。我母亲有兄弟姐妹七人,姨妈和舅舅们一年隔着一年结婚,把我外公外婆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办婚宴都在家里,从七邻八舍借来八仙桌、长条凳、碗筷碟子木托盘,天井里搭个灶,请供销社或者五金厂食堂的大厨来掌勺,亲人们是天然的打下手小工。虽然还是副食品凭票的年代,但我那担任工厂食堂采购员的老爸“路子”很粗,他开着一辆小货车,为我一场场婚宴拉来猪板油猪下水猪腰子猪肚子……作为年轻力壮的大女婿,他可是为岳父岳母家众多婚宴的成功举办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时候的婚礼,新娘没有婚纱穿,没有玫瑰捧花,更没有全程录像摄影。无论新娘还是新郎,都是一色的黑呢子短大衣和哔叽呢长裤。两人的新装束,多是同一家布店买来的料子,又到同一家裁缝铺子里,请老师傅横算竖算,套裁出两件大衣,两条裤子。好东西总是来之不易,全家攒了整整一年的布票,也未必能买上全毛料子。只是新郎和新娘一律的黑色呢子大衣,浑身上下倒是簇新,却无论如何只能靠血液涌动造成的绯红脸色来显示他们作为婚礼主角与众不同的喜气。

闹新房亦是客人的自娱自乐,新娘只是坐在堆满五光十色的绸缎被子的床沿边,对那些邀请新娘唱歌抑或与新郎一起咬苹果的节目,她总是以一件黑呢子大衣笼罩的木偶样子从一而终地不予配合。她红着脸、垂着脑壳,中规中矩地把自己木讷的形象坚持到曲终人散。而我,却总要在闹房结束后被妈妈拖着离开新房时,小小的心眼里忍不住升起种种困惑:今晚他们怎么睡?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又不是一家人,只有一张床,这么冷的天……

知道等自己长大了,有一天也要结婚的。于是又想,到我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在闹新房一结束,趁新郎不注意时赶紧把床抢占,只要往被窝里一钻,新郎睡在哪里,我就管不着啦!

后来,果然到了要结婚的年龄,我的新郎说:结婚吧,春节怎么样?

他的提议被我当即否定,我没告诉他,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的新娘就是被一件黑色呢子大衣笼罩的木偶。那时节,已是新世纪交接的年代,即便是春节的新娘,也会熬着酷寒穿一条薄如蝉翼的婚纱,捧一束鲜红的玫瑰,扮一回童话故事中万人瞩目的美丽公主。如今的新娘,每一个都是出嫁的公主。

可我就是不愿意让自己在料峭的寒冬做一个抖抖索索的新娘,当然,我还是结婚了,穿婚纱了,也捧玫瑰花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平常日子。只是,婚礼那天晚上,床被新郎抢走了。喝醉的人,在客人还没散尽时就把自己摊在了那张铺着金丝绒被的新床上。我该怎么睡,他早已管不着。

西雅图庶民车事

王晓熊

刚到美国时,我还是个刚拿到上海驾照不久的本本族,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就成了我真正练习上路的大驾校。

美国的司机大多友善,菜鸟上路,造成各种麻烦,还会有人给你善意的提醒;路上也不太会有乱抢行变道的;更加上各处都有宽敞的停车位,车头入库基本不用太考虑左右间距,我几乎就从来没有看到西雅图人是倒车入位的。这些优容的环境把我的驾驶习惯彻底养刁了,以至于假期回到上海开车,一开始几乎茫然失措。

理论上中国的驾照在华盛顿州可以使用六个月,但是如果要给自己的车上保险,有些公司就不接受外国驾照。前几年西雅图还报道过一起中国学生飚车伤人的新闻,警察在查验驾照时肇事者出示了中国驾照,但警察仍然追加了无证驾驶的控项。受这条新闻的警示,我才下了决心再考华州的驾照。考试其实很容易,虽然有驾校却不是必须的,只要在网上下载了交规手册,再多练习模考,考交规基本是小菜一碟。不懂英语也没关系,有中文的考试资料供选。通过了交规考试,再有一名考官坐考生自己的车出去小转一圈,只要开的中规中矩轻松自如,拿高分不是问题。我当时把平行停车考砸了,最后还是考了九十以上。

有了驾照就要考虑买车了,庶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是买二手车。邻居南希有一辆八七年的马自达RX跑车,才开了不到三万英里。听说我在物色代步,就想把车送给我。可惜西雅图号称“七丘之城”,到处是坡,手动档的跑车虽然足有九成新,我这菜鸟也只好敬谢不敏。朋友Larry发现自己小区有人贴牌卖车,一辆七八成新的道奇durago大越野车作价2500美元,远低于市场价,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车主是汽车发烧友,家里十多辆车,还欲添置新车,被太太勒令必须把家里停车的后院先腾出地方。于是我便捡了这个漏。

没开多久,我就遇上了交通事故。那是送女儿做体检的途中,从高速匝道下来左转,旁边车道的大拖车稍稍挤占了我的道,擦到了大道奇的右后挡板,磕花了油漆,磕碎了后车灯一角。把车靠停到路边,我正头皮发麻,膀大腰圆的卡车司机已经靠到了我的车门边,一脸腼腆地先给我道了个歉。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互换了保险信息和联系方式。还有一些车主也在路边停下来,主动过来给我他们的电话号码,让我交给警察,表示愿意做事件目击者。回来把这些信息全部递交上网后一个星期,保险公司的专员上门来检查受损情况,一口作价赔偿1500美元。原本以为只是花几百补补漆的小伤,却收到了一张big fat check,还真有点儿喜出望外。

人生的第一张罚单也是在西雅图吃到的:违法停车,罚款五十。所幸在美国交罚款挺简单的,只需在罚款单上填写信用卡信息,或附上支票,然后贴上邮票寄到罚单指定地址,省时省力。

(发自西雅图)

七夕会 摄影故事

回家

沈煜

对媒体而言,春运是每年绕不开的选题。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回家大军,没有事能比它更能显现中国人“家本位”的传统。春节早已不是个时间刻度,而是周而复始的精神生物钟。

作为上海人,过年盘算得最多的,是去哪里旅行休假,唯一一次春运体验,是2007年的那次拍摄任务——在小年夜,跟拍一班在凌晨增开的临时客车,从上海到安徽蚌埠。

凌晨2点半从上海出发,上午8点到达安徽,这趟车没有卧铺,回乡的人们挤在车厢的各个角落,但脸上最多的,还是回家的喜悦之情。我没有座位,没有太多空间可以走动,在停靠站点的时候,去站台上溜达,用镜头收集那些即将到家的人们的笑容。

2013年的春晚中,有一条《回家》的公益广告,片尾的那句话令人无法忘怀:“这一生,我们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把油纸伞

魏梦晓

前阵子我在天井里莳花弄草,突然先生跑来递把伞给我,“这把油纸伞坏了。”我接过伞,朝天空打开,一大团土黄色的柔光笼罩我俩,漏进来一道明亮的罅隙,——的确是开裂了。遂想起当时买它时老板叮嘱我的:“油纸伞一定要用,要淋雨,不然会干裂。”

老板的话言犹在耳,我当时答应得也是言之凿凿的。可如今回想起来上次用是什么时候?竟已然记不起来了。

倒是一直记得买它来的情形。这把伞是三四年前在北京买的。据说北京的秋冬并不多雨,可巧我跟先生去的第二天却没来由地下了一场大雨。白天还晴空万里,等晚上我们从酒吧看完演出出来,外头早已倾盆而下。彼时北京并不像上海三五步必有便利店,只有杂货铺,跑了几家,都不卖伞。我们只好在附近的南锣鼓巷一家店挨着一家店地逛过去。逛到尽头,雨已渐收。再过个马路,拐几个弯,就能回到我们住的客栈了。

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了,出了热闹的南锣鼓巷,沿街的铺子几乎都已打烊,只有昏黄的路灯在雨线中。初冬的夜里多少有点冷了,瑟瑟发抖想快点跑回去。一转头,却看到一家店还开着。门面并不宽敞,进深却不浅。靠外面的灯都已经熄了,里头工作区的灯还亮着一盏,灯光遥遥地穿过一把又一把伞,勾出一片连绵,仿佛有故事一般,这意境多少有些勾人,我情不自禁走了进去。

啪!老板看到我们进来便全开了外头的大灯。这时才看清楚,原来这店经营油纸伞,房顶吊着,墙上挂着,桌上支着。伞面多有绘画,工笔美人、青绿山水、飞禽走兽,画工还算精细但并不高明,是景区常见的水平。若是在白天,这样的风格、布置加上游人应该是会让人觉得拥挤嘈杂的。可这冷冷雨夜里,一天一地浸足了桐油的伞纸在惨白的灯光下透着昏黄,竟清冷仿佛一个圆月下早已凉透的旧梦。

油纸伞于我确是旧梦。——清晰记得,小时候,家乡镇上还有很多人家使用纸伞或是油纸做各种用场;然而实在也已经很遥远了,记得那时伞匠渐渐消失,油纸伞坏了无人修理,很快油纸伞被尼龙伞取而代之、油纸伞篷亦都换做玻璃钢瓦。

我回想着往事,神思恍惚。老板跟我们讲述着这些花里胡哨的伞是在何处制就、何处上色彩绘,可我只是盯着那几把纯色的出神。土黄色是原色,是行人打的最多,也是街边小店凉棚的颜色;红色,是娇俏小伙伴在雨天时手里的把玩;灰黑色,是旧家的窗篷,梅雨天里雨滴从早到晚打在上头,声音浑厚安稳,赠我安眠。

我买了一把土黄原色的,——其实我想要那把红色的,可我已经大了,似乎不应该再触碰那些少女式的惊喜。

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总无法不为世上的缘分感到惊异,——在梅雨小镇长大、自江南而来的我,却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在初冬的深夜里买一件似乎更应该属于江南的物事,收拾一个实在应该属于小镇的油纸伞的旧梦。

回到上海,我起初也认真遵照老板的嘱咐认真保养。可这桐油浸透的厚纸、竹木的伞骨收起来太大,拿起来又太沉,时间久了,心也就淡了,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更是因为出门总是带着太多东西,几乎再不将它拿出来。

像所有旧日美丽的事物一样,它需要使用者足够的精力与心力来呵护,是故必从匆忙劳碌的市井生活之中消失。可我并不伤感,——因为亦同像许多旧日美丽的事物一般,它存在唯一的意义便是美。脱离了“实用”的樊笼,美而无用就好似有了精魂,它从此自由。

灯花

“火丁”能否“火”京剧

陈奇

张火丁『火』了,一出传统京剧《锁麟囊》震撼上海滩。拜上海电视台七彩频道现场转播,精彩的表演不仅让场内观众连连喝彩,也把我那个九零后的侄女吸引到电视屏幕前。侄女感叹地说:『真想不到,京剧那么好看啊!为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

曾几何时,京剧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年轻人的文化娱乐圈,许多人把原因归咎于京剧限于传统,缺乏创新。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并不全面。

首先,我感到年轻人很少或者没有机会欣赏到京剧表演。看看我们的电视荧屏,充斥的是怪声拿调和『爸爸』『宝贝』之类,许多媒体对『小鲜肉』『女汉子』津津乐道……试问如果能有更多的出镜率,能够在黄金时间展示给年轻观众,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来了解京剧。

其次,要让人『听得懂』。无论是张火丁还是其他演员的唱念都非常清晰,用我侄女的话说:『听得懂』。对于在这方面缺少基础的年轻观众来说,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听得懂,可能就是能争取到年轻观众很重要的一点。在这方面,是否应该在剧目的选择上有所研究?

最后,京剧要进入年轻人生活中,粉丝效应不能忽视。这次『火』,不容否认的一点是『粉丝效应』。现在是『粉丝经济』时代,京剧也完全应该重视粉丝的培养与维护,或者说,重视良性的市场建设。张火丁『火』了,是好事,但能否带动京剧『火』?期待各方的努力!

先算大账

姜宏云

母亲是文盲,老婆毕业于南京大学。有一天,这婆媳俩在路边遇一农民卖菜,便买了一些。我这个高学历老婆,还没算出要付多少钱,我八十岁的老母亲便一口报出价钱。回到家里,老婆谦虚地请教:“妈,你算账怎么这么快?”“这很简单,先算大帐,再算小账,然后加起来。”老妈很热情地教媳妇。

我母亲1935年生于浦东三林,小时候没上过学,解放初参加了几天扫盲班,识了几个字,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外,其他也就认识麻将牌上的那几个字。别看她识字不多,但把家务和子女教育操持得很好,生育了七个子女,如今已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全部集中起来吃年夜饭要摆四桌。婆媳矛盾是天底下家庭第一问题,我母亲却与三个儿媳妇相处都很好,我想这可能与她“先算大账”有关。

国事家事儿女事,事事先算大账。1980年我高中毕业,打算参军报考军校,那时南疆炮火才停,边境形势依然吃紧。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后,平静地说:“去吧,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得有人去保卫。

人上了年纪难免经常唠叨,随着我的职级不断晋升,母亲经常在我面前叮嘱:“不该拿的钱千万别要,当贪官可划不来啊!”我在部队正团职岗位任职十二年,在后备干部队伍里也排了很多年,眼瞅着年龄越来越大,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母亲却反复叮咛:“宁愿不做官,也不能去买官。”

近年,脱下穿了三十三年的军装,心中极为失落,母亲安慰我:“走正道,以后路上不会有鬼来纠缠。”前些天回嘉兴老家与母亲聊天,说起我过去的个别领导和战友最近被当成“老虎和苍蝇”接二连三地被“双规”,我母亲叹了一口气:“唉,可惜了,他们都把账算错了。”

今宵灯谜

管同钦

寒潮来袭第一天

(四字新闻报道语)

昨日谜面:代客裁衣

(九字儿戏描述)

谜底:一个出剪刀 一个出布